

三

详

《花样年华》

□ 我爱张爱玲



《花样年华》我看了三遍。

王家卫的片子,我都是看到第三遍时,才感到对片子有了些许的了解,并融入自己的审美体验,成为新的一部分。多年以后,如果我在深巷的雨夜徜徉,路灯光下的有着纹路的水泥地,雨花飞溅,愈显苍白迷濛;清新的雨水落在干燥的水泥地上,和着地上蒸腾出的旱气,混杂成一种古怪的味道。那味道提醒着我这一幕景象似曾相识,记忆穿过那块“积满灰尘的玻璃”,帮我找到了源头:《花样年华》中,一男一女也走过这幕景象,当时他们的心境和这景象一样,迷惘、混乱。两人在雨中踟躇着,背影中那女的旗袍很好看。

陈太太问周先生,他们是怎么开始的?两个人还投入地错位演绎了几番,心中既是酸涩又有不甘地想搞清楚,是他的老婆,抑或是她的老公引诱在先?后来当周先生真的爱上陈太太时,他忽然就明白了,这种感觉会在不知不觉中到来。王家卫在片子中,多用手部、背影、腰部特写,有时连用光也有些暧昧,或许就是为了说明这种不知不觉中来到的,人与人之间的好感、爱意,产生于留在人的脑海里的某个美妙的细节,如一个视象画面,或某种气味的诱惑,或各种感觉的杂合。想象一下,周太太披着一头松软的秀发,穿着露背的家常装,站在陈先生后面,俏生生地对周先生招招手,笑道:“老公,让我来吧。”陈先生闻到一股和陈太太绝然不同的香味,以及悦耳的笑声,又有些嗲嗲的嗓音,甚至她身躯散发出的淡淡的热度,都迫使陈先生对周太太产生浓郁的兴趣。及至打牌时的言语姿态,眼神牌风,光洁莹透的手臂上的细微汗毛……这些难道不算是致命的诱惑?好感也许就这样埋伏下了。周先生对陈太太有好感,何尝不是从细节中产生?他的眼神暴露无遗。面对一个美丽女子,周先生的眼睛专注、笃定地看着陈太太。如果是个未谙世事的青年或腼腆的男人,第一个反应也许是佯作他顾。美丽逼人呀。

王家卫对细节的关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比如,片中他用街角墙边乱贴的小广告,来展示时光的悄然流逝。先是治肾病、再贴上哮喘的,然后是全部被铲除不见。一个人坐在房间里,房外喧嚷的各色市声,仍是透过墙壁,丝丝入耳。那种声音是张爱玲一篇文章里描述的声音,上海市井的声音:各式各样的叫卖



声、车声、人的喧哗声。当周先生和陈太太在深夜的弄堂，各自寂然站着，耳旁响起轻微的虫鸣声和那不知名的天籁之音时，我真的很感动。

这是一个世俗的社会，一个势利的社会，一个充斥着闲言闲语的社会，一个在此基础上又见人情味的社会。大海波涛汹涌，制造着泡沫阵阵、浪花朵朵。如果这个社会是大海，波涛汹涌仍为势利的表征，闲言闲语就是那泡沫，浪花或许就是人情之暖，毕竟有些可遇而不可求了。王家卫的手法是白描式的，只是点了点题，留给人们的是大量的想象空间。有点像中国山水画，山旁湖边的空白处，只点了两朵闲云，三株枯柳，反是神来之笔，韵味无穷。

陈太太的房东孙太太和老板何先生，可说是一等势利之人。孙太太见陈太太落雨天还出去打面条，边打牌边对牌友讥消道，她老公常常不在家，一个人也真正作孽，下这么大的雨出去，还穿得那么俏。陈太太连着几天和周先生晚上约会，回来晚了，孙太太就以过来人的身份教导陈太太，“老公么还是常常留在身边的好……你说是啊？”看似关心，实为挖苦。当然片子中没有交待的如合用厨房之水费煤气电费怎样算，共用的电话费如何处理，孙太太是肯定不会吃亏的。老板何先生生日那天，苏秘书（也就是陈太太）转告他其情妇体谅他应酬多，不必去会她了，晚上只要打个电话给她即可。何先生看着苏秘书的表情，就和《红楼梦》中贾雨村看着门子葫芦僧的神情一模一样：你也知道得太多了，可恶！及至有一天何老板转告她有位周先生要她回个电话，苏秘书接了那张便条并未马上回电，只是坐下来打字，何老板冷冷地看了看她，嘴撇了撇，没有讲出口的话或许是：假正经什么，不过和我是一样罢了。甚至看似高洁的陈太太本身，在这个环境熏染下，也展示出她的另一面。孙太太一味地奉承她先生从日本带回的电饭锅好用，又怂恿周先生买一个，周先生有些不好意思，陈太太边看报纸，边淡淡地说，没关系，我先生下周又要去日本，很方便的。这好比薛宝钗对周瑞家的述说“冷香丸”的制作方法，口气似是淡淡的，骨子里分明又显露出也只有如我这等薛家大户，才配得齐这些琐碎方子的意味。幸亏听到这番话的是对陈太太有好感的周先生，倘是周太太听了，说不定就要回家埋怨老公没有人家有本事了。这一点多少也影响着陈太太为什么最后还是下不了决心离开陈先生；反之在周太太眼里，陈先生也显出是个比老公有本事之人。人都是势利的，你我都一样。陈太太说过，在这样的社会中，是一步都不能走错。意味深长啊。

1966年，内地闹“文化大革命”，波及香港。周先生的房东顾先生一家先搬去菲律宾与儿子过了，陈太太给孙太太送来去美国的船票，一向势利的孙太太对陈太太温情地感叹了一番，说现在么顾先生一家一走，她麻将搭子也没有了。新搬来住在顾先生房里的邻居，也不来往了，哪里像当初和陈太太周先生两家住在一起的辰光，闹闹猛猛的。一番话说得陈太太看着窗外，无声地落下了眼泪。张曼玉演到这儿，才叫是真正地出彩了。这一段也许是片子的题旨之处了。就好比《金瓶梅》中的春梅游旧家池馆，想到人世沧桑，不免喟然。于陈太太，她感叹此处给她的爱与恨是如此之深，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幢房子和她的生命是融合在一起的，所以她最后带着孩子租住了下来。于王家卫，一方面作为一个五岁从上海至香港的移民，有着浓厚的上海情结，尤其是对30、40年代的上海的怀旧，从本片的名字取自于周璇唱的《花样的年华》一曲，也可看出。另一方面，也许是在感叹随着欧化脚步的愈来愈紧，中国人传统的人情味、一部分的传统，正在慢慢消失。有点像如今的年味越来越淡而圣诞节越过越有味的景况。好像李安在《喜宴》中，多少也表达了这种莫名的况味。

于我么，作为张曼玉的FANS，伤心地看到，她也慢慢地老了。我又何尝不是随着她在慢慢变老，且是身心俱老。十八岁第一次看《红楼梦》，看到的是宝黛钗的三角恋爱，虽有伤心，感觉还是美好的。如今看出来的是整个大观园里，没几个干净之人，势利一族罢了。以前觉得宝玉还不错，现在看他跟李贵茗烟在学堂里说骂闲言秽语，帮着秦钟争闲气，也不过是俗人一个。

秘密在心里太重，是可以压死人的。周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心思重的人。他在吴哥窟将他的秘密说出，封存于洞内。他会感到轻松吗？那个四大皆空的和尚，看着人世间痴男怨女的举动，能理解得了吗？要是这个法子真的管用，那么同样心思重的《红楼梦》中的秦可卿，《海上花》里的李漱芳，按着这法子说出，也就不会因胡思乱想被秘密给压死？

也许只有时间是最好的遗忘剂。

如果看《花样年华》，只是一味地想弄清和陈太太一起的小孩的爸爸究竟是陈先生还是周先生，就无趣极了。这种法则或许看琼瑶片时是有益的，看王家卫么，那就不适合了。